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一

隋

煬帝

〔戊寅〕大業十四年

恭帝侑義寧二年，已見前。恭帝侑，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

春正月唐

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爲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弑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

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

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

間大有人圖僞，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

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

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

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

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

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爲。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

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

死。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

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

德賊遂得入

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

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

戰栗不能言。既至德賊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虔通偪帝出宮化及

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

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

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

勤征討內極奢侈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

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賊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

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

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

濺御服欲遂弑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煢酒來文舉等不許

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

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陳宗

戚無少長皆死惟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

又殺廣世基嬰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自代化

及不許世南字伯施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

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

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

食而卒

唐王之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晉北方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

乎追諡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付

尙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

舟楫以行

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僞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

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圖死無一降者及至彭城司馬鍾葵與趙行疆等亦魏公密兵

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

武康人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

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

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縣是

毘陵丹陽

注俱見前皆下

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

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

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部秦梁蕭

銑凡十二國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子三等還長安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

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

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注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卽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本

字景仁鄆州棘陽人爲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自九

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鳳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

盜賊氏羌皆遺子弟請降已而復爲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

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

位于唐唐王卽皇帝位廢帝侑爲酈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

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量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卽位段達王世充

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

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唐

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敕瑀不時宣行

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使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懲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

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

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鄆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焉秦以後遂爲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

王者之興必感其一迭王之王去聲明堂宗祀也以元帝配春秋元命苞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爲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

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爲治書侍御史萬年縣後周置今曰咸寧屬陝西關中道法曹孫伏伽上表

略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鶴雛者此乃少年之事

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

有門風不隳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

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

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爲然

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

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

奴皁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

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乃盛修攻具以逼

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

及以贖罪隋主册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

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引餘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弟前後已多一

旦爲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

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

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爲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故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偕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

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

及隋亡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

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

良乎以琮爲瀛洲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饒陽令宋正本

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目爲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墟城名在今陝西長武

北縣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

會病卒仁果立居折塢城仁果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寢弱折塢城在今甘肅涇川縣

唐立李軌爲涼王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

喜遣弟入貢遂拜軌爲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隋江都太守陳稜求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

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

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聚如白沙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甫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今民糧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

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

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徧東鄴世充還我且按甲如

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爲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吏鄭邴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

不勝矣邴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

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

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遣人

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

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

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

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

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

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

鬪鬪其衆多亡化及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鳩殺秦王

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

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

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爲州今河南鄧縣刺史呂子臧蒲州河東人死之子

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

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爲患深矣。元規不從，旣而聚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唐主遣秦王世

民伐秦，至高城。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

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

特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齊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

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

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

一名鴛鴦原，在陝西長武縣東北。

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

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

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

民帥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

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遂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

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以克也。」衆

皆悅服。世民聞搭差名，求訪獲之，引爲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蘭州，密自持智略功名，世

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會黨數十人。

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陽翟人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旣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爲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孫攻之。

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

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遂謀據蒲阪以

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初字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

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

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亦皆授以官爵

藝司馬溫彥博名大臨以字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

郎大雅字彥弘並居近密實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為已而唐

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

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

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

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

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

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

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聖讓受僇之後人皆謂明

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刀欲擊之密遂斬使

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

善相伊州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

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開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

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禽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

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

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

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爲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業皇帝遣使約開道爲兄弟開

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並有其地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直隸涿鹿縣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爲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

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

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

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唐主

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民元年梁王訢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

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位歲首俱不備列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王世充

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

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屬杜淹

字執禮如晦叔戴胄字元胤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

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

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

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

為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

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河南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

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

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

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

本漢酈縣隋更名故城在今河南內鄉縣

縣西北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

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唐改郡為道行臺

已而粲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辭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醢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

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家楊士林後為長史田瓚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

益歷代之制而定之

制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織之征也

唐置宗師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

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文化及于聊城

注見前

誅之

宇文文化及誘海曲

注見前

諸賊帥

王薄等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化及弑逆不可

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禽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

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

斬之襄國

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當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裴矩爲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

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爲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

及旣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

唐主以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

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爲州今河南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

李密

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

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于

九曲

城名在今河南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爲鄧州之九曲誤

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

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效公猜忌信纔非僕託身之所請從

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爲總管知節爲統軍旣而世充將李君

羨

武安人

田留安

臨邑人

羅士信皆降于唐

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旣而得爾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

信恥之故降唐元真尋爲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

隋觀王子

爲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

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初王世充旣殺元盧慮人

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旣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

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

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

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

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

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

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

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禪舊臣或台鼎高位旣有所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

諂及教書敦勸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奉隋主爲潞國公
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